

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十一

寧都魏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昭公之喪至

夏叔孫成子

杜姑之子

逆公之喪于乾

干

戾季孫曰

子家子

子

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

杜謂

必

止之

林必留于家子勿聽其去

且聽命焉

林諸臣之去留皆諸子家子從其命令

子

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

杜幾哭會也

杜孫故朝夕哭不同會

叔孫

子

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

杜出

子未

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

杜言未受公命，託辭以距叔孫也。

叔孫使

告之曰：「公行，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

杜二子始謀逐季氏。

若公

子宋

杜昭公弟定公。

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

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

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

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

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

杜謂以義從公，與入可也。寇而出者，杜與季氏行可也。若羈

季氏無實怨

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

杜懷

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

戶怪墮，徒回

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

杜出六

妙  
數字用得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戾戊辰公卽位

杜諸戾覺五日而殯殯則嗣子

卽位癸亥喪至五日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

杜闕魯羣

殯于宮定公乃卽位公基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

榮駕鶩

杜魯大夫

榮成伯

曰生不能事歿又離之以自旌

林章也自章也其逐君之惡也縱

子忍之後必或恥之

林後世子孫必和其惡

乃止季孫問於榮駕

鶩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

杜欲爲惡謚

對曰生弗能事

歿又惡之以自信也

林以自明其不臣之迹

將焉用之乃止秋七

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

林雖不爲溝猶別葬于先君墓道之外

孔子之

爲司寇也

林在定公十年後

溝而合諸墓

林自昭公墓外爲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

無貶君之義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杜平子遂

君懼而請禱于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季本曰：煬公以弟繼考，猶定公以弟繼昭公也。蓋既欲報己之私，而又欲掩己之失，故立煬宮。

穆文熙曰：子家羈比君薨，不見叔孫，不受季孫從政之許，而二氏不怨。始終一節，皜然不染。此其人蓋在延陵季子之列，令千載而下，興想慕也。

吳敗楚于豫章

桐杜國小叛楚。吳子使舒鳩氏杜國誘楚人曰：以師臨我

杜使以師臨吳。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杜若畏楚師之臨

已而為伐其叛國以取媚者欲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

章杜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杜偽將為楚伐桐杜禧按

之而潛師于巢杜實欲以擊楚杜按韓信冬十月吳軍

楚師于豫章敗之杜林吳出不意攻楚師于遂圍巢克之

獲楚公子繁杜守巢大夫

蔡侯叛楚

蔡昭侯爲兩佩

杜佩玉也

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

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

三年止之

禧按留諸侯三年而昭王不知可謂昏矣

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

肅杜駿馬名

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

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

林偽若受代而飲先從人以酒醉之竊

馬而獻之子常

必有諫唐侯而不從者然事當要緊處只如此行最穩妙

子常歸唐

侯自拘於司敗

杜竊馬者自拘

曰君以弄馬之故隱

杜憂約也

君身

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

杜謂養馬者相助也

以償馬必如之唐侯

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

獻佩。

林不言襄承上文

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

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

杜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

明日禮不

畢。

杜遺蔡侯之禮

將效。

林將坐以衣罪○寫貪人情景令人捧腹

蔡侯歸及漢。執玉

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

杜自誓言若復

漢當受禍明

如大

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

伐楚。

杜爲明年會名陵張本

凌約言曰二君以弱小處彊暴之下即兢兢然守之

以樸猶恐不免誅求也。乃侈其玩好以誇示貪夫



三年之止豈非自取哉傳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夫

彭家屏曰子常以裘馬佩玉之故羈兩國之君至三年之久其貪狠甚矣然兩君居楚日久而楚昭視為固然曾不推求其故一何昏也君昏臣貪何以能國宜吳人有入郢之事歟

合諸侯于召陵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

杜王官伯

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杜晉

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

晉荀寅

林荀吳之子

求貨於蔡侯

弗得

禮按人以求貨叛而歸我乃又索其貨寅貪而無恥最為可恨然蔡侯所遇何不幸也蔡侯終不行

貨可謂強項○彭士望曰只為求貨不得說出許多理勢後世貪人千途一轍

言於范獻子曰

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

瘡方起中山

杜鮮

不服棄盟取怨

杜謂晉楚同盟

無損於楚

只二

語為近之然合諸侯之師請

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

自方城

杜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

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

林適自取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杜折羽為旌，王

勤勞之辱者遊車之所建。

鄭私有之，因謂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杜或賤者也。

賤者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按借觀人物。杜旆曰旆，令

而旆之以會，亦是難堪，未必是令賤者施之。晉於是

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杜衛言於靈公曰：會同難

噴。責也。有煩言，莫之治也。林至有忿爭之煩，其使祝佗

杜大祝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

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

社稷之常隸也。杜賤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杜

杜稷動謂君以軍行，被社釁鼓。杜師出先有事，被禱於社。

國遷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

堂鼓擊祝奉杜奉社主也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杜謂

朝會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右

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

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

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

尹杜正也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杜伯禽也以大路大旂杜此大路

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夏后氏之璜杜美王名封父杜諸侯

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之繁扶元反弱杜大殷民六族杜殷之遺條氏徐氏蕭氏

卷二十一 今諸侯二

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

也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杜使六族就周杜是使之

職事於魯杜共魯公以昭杜顯周公之明德杜按分國而

妙梓材所謂大家孟子杜分之土田陪敦杜陪增也敦厚

國土田增厚杜祝宗卜史杜大祝宗人犬杜備物典策杜策典

制之杜官司葬器杜官司百官也杜因商奄之民杜商奄國

流言或逆散在魯皆杜命以伯禽杜周公世子時周公唯

令即屬魯懷柔之杜而封於少皞之虛杜曲阜也杜分康叔杜祖以大路

少帛杜雜績杜七見杜蓂杜步貝反杜大赤杜旃旗杜通帛為旃

帛也杜反杜取藥草名也杜赤杜旃旗杜通帛為旃

大呂杜鍾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步何反氏錡魚綺反氏樊

氏饑氏終葵氏封畛杜塗所徑也土略杜界也自武父

杜衛北界以南及圃田杜鄭之北竟取於有閭杜衛所受朝宿邑蓋近王

畿之士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杜為

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聘乃甘反季授土杜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杜司徒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杜朝歌也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杜皆

魯衛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分唐叔杜晉之祖以大路密須

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名杜國之鼓林昔文王伐密闕鞏杜甲名姑洗杜息典反懷姓

九宗職官五正杜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林杜云五官之長則



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杜爲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

以蔡。杜命爲蔡侯。其命書。林尚書蔡仲之命。云王曰胡。杜蔡仲名。無若爾。

考。林生曰父。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

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

叔。杜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杜

之子與周。晉武之穆也。杜武王子。曹爲伯甸。林曹以伯爵居甸。服言小於晉。

非尚年也。林文昭國反。小武穆國。今將尚之。林以蔡叔反。大故知其非尚年。爲兄而先。

康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林僖

八年。衛成公奔夷叔。林衛叔武。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楚不在於會。

二傳歷上少定。卷二十一。台指疾四。



王若曰

林時王子虎盟諸侯故稱王命

晉重

杜文公

魯申

杜僖公

衛武

杜叔武

蔡甲午

杜莊侯

鄭捷

杜文公

齊潘

杜昭公

宋王臣

杜成公

莒期

杜茲

平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

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

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

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杜昭十五年

夫子語我

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教禮。無驕能。

無復怒。

林不重人怒

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杜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

故園蔡

魏禧曰典刑嚴重詞令之美者與子產獻陳捷相似

吳伐楚入于郢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

杜在昭二十七年

伯氏

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

禧按當時足

有吳耳故仇楚者皆事吳

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

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

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林吳乘舟泛淮過蔡乃舍舟于淮水

之曲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水而軍

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

上下

林今子常緣漢水與吳上下遮使勿渡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

大隧直擊冥阨

于澨反杜三者

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

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杜楚武城大夫謂子常曰。吳

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杜楚大夫謂子

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杜謂若司馬毀舟于淮。塞城。口

杜三隘道。而合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杜禧按

姑功害能不恤國難。往往若此。明末宰相督撫科道。皆

傳此衣鉢。○史皇一言而喪楚師。奔子常。殺司馬。成破

國亡君。小人之言不可聽如此。若能勸子常從。成策則

吳師可以殲。豈獨全楚而已哉。或謂黑亦勸戰。何以獨

罪史皇。曰黑之慮公也。知不足耳。乃濟漢而陳。自小別

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

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彭士望曰。世有無識畧好與人爭勝而輕死。者皆史

皇之初罪必盡說。杜言致效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禧按類此數語猶賢於明末

士大夫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林

夫槩後自立為晨請於闔廬曰楚瓦杜常名不仁其臣莫有

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士望

光久悉戰事不欲夫槩有威名故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

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

子常之卒。是兵家攻瑕及先發之法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

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俱去死。杜以吳從楚師及

清發。杜水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

免而致疾。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茂有闕。

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士望曰：進力用實，省力用聲。或先實後聲，或先聲後實。隨時通。

變不可執一。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林：楚人奔。

食而從之。林：吳人食楚人之食而追之。敗諸雍澨。市制反。五戰及郢。已

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米姓杜。昇我。杜：世族譜皆平王女也。

以出。倉卒之際，妃嬪不取。涉睢。七餘反。鍼尹固與王同舟。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却之。以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

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杜：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

夫舍于大夫之室。穀梁曰：子山。杜：吳子。處令尹之宮。夫

壞宗廟，徙陳器，捷平王之尸。

桀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桀王入之杜入令左司馬戍

及息而還

杜聞楚敗故還

吳師于雍澨

杜獨敗吳師若乘於險而合于常之卒以攻

之克吳必矣

傷

杜被傷

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

杜司馬嘗在吳為闔

盛臣是以今

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

杜若戰必誰能藏吾首免為吳人所

獲吳句

杜反古侯

卑

杜臣戊

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

杜不

知子賢

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劉

杜古

而裹之

杜司馬已成頸取其首

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

濟江入于雲中

杜雲夢澤中

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

于

杜林楚大夫

以背受之中肩主奔鄖

杜林邑名

鍾建

杜楚大夫

負季芊

以從由于徐蘓杜醒也以背受而從杜鄆公辛杜莫成然

也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杜昭十四年我殺其

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夫天

命將誰讎且成然有罪而誅不可例以子胥詩曰柔亦

不如汝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寡不畏彊禦杜詩大雅

不辟彊陵弱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

也滅宗廢祀杜弑君罪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

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

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



楚而君又竄之也。杜匿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

人以獎也。杜成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

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杜昭王之子，結也。似王。杜昭王

逃王而已爲王。漢紀信事類此。然人有至性，不必其知古有是事也。曰：以我與之。

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僻小而

密通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

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杜楚若鳩。杜安楚竟。

敢不聽命。隨受楚兵數矣。出王與吳未爲不義，然楚可

旋踵矣。倉卒遇此，吳人乃退。按此退吳禮。鑪金初宦於子

左傳經世鈔卷二十一 入郢四 十四

期氏

林家臣

實與隨人要言

杜

要言無

以楚王

王使見

王

杜

喜其意欲

辭曰不敢以約

杜

要言無

以楚王

王使見

王

杜

引見之

辭曰不敢以約

杜

要言無

以楚王

王使見

王

杜

見○此與申包胥吾尤子旗等語皆大雅卓爾之言士

君子施恩於人有勞於國最須存此意方脫得市氣盡

吾伯兄嘗從大帥開潮州城親救一官于或其人後為

吾省廉使兄適在省中不往見或稱其高兄曰吾豈能

忘吾施哉顧彼真能懷德者初涖任時便當下屬邑相

物色矣不求我而我自往見恐或觸其所忌疑我有挾

德之心則因羞成怒轉思為仇亦人情事勢所易至也

此語深透世故最得自重自全之道與傳語正足互相

發語

明王割子期之心

杜

要言無

以楚王

王使見

王

杜

包胥

大夫楚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

杜

要言無

以楚王

王使見

王

杜

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

包胥曰我必復

杜

要言無

以楚王

王使見

王

杜

明王割子期之心

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

杜

要言無

以楚王

王使見

王

杜

包胥

謂申包胥曰我必復

杜

要言無

以楚王

王使見

王

杜

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

包胥曰我必復

杜

要言無

以楚王

王使見

王

杜

明王割子期之心

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

杜

要言無

以楚王

王使見

王

杜

包胥

謂申包胥曰我必復

杜

要言無

以楚王

王使見

王

杜

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

包胥曰我必復

杜

要言無

以楚王

王使見

王

杜

明王割子期之心

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

杜

要言無

以楚王

王使見

王

杜

包胥

謂申包胥曰我必復

杜

要言無

以楚王

王使見

王

杜

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杜食上國。

林中夏衆諸侯也。杜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

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杜吳有楚疆場

之患也。遠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

也。若以君靈撫之。杜恤也。存世以事君。士望曰辭令甚善。秦

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

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杜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

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反飲不入口。七日。杜千古奇事。秦

哀公爲之賦無衣。杜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九

椿按南齊  
雲未校實

集 蘭有此義

頓首杜無永三章每賦而坐。秦師乃出。杜為明年包胥

五年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

杜三萬七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林吳行使楚人

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杜稷沂皆

楚數交兵秦則未嘗與吳戰故不知其戰法必使楚先

試以觀其可攻而自稷會之又以奇兵間道出其不意

也是以大敗吳之疆將○秦師一出吳之敗如湯滂雪

蓋吳勝而驕兵無紀而亂子胥之憤已洩而怒氣衰也

吳人獲蘧射杜楚于柏舉其子帥奔徒杜楚以從子西

敗吳師于軍祥杜楚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杜從吳伐

不顧楚之能加兵故滅之易以報怨且少其敵也○唐

任安世曰觀唐之滅則隨之保王益見其善謀矣○九

月夫槩王歸自立也。

杜自立為吳王號夫槩

以與王戰而敗奔楚。

為堂谿氏。

杜蓋後事也傳終言之楚奇楚不殺尤奇春秋時多如此

士望曰奔

吳師敗

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

九倫反杜地名

子期將

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

蓬入聲宵焉。

杜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效麋中不能

收又焚之不可。

迂

子期曰國亡矣。成者若有知也。可以

歆舊祀。

杜言焚吳復楚可不廢祭祀

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

又戰于公婿。

杜楚地

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閭。

因與

罷。

杜楚大夫

闔閭罷請先。遂逃歸。

林先為吳囚以請先至吳而失之

冬十

月。楚子入于郢。初。闔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

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

必歸。焉能定楚。林謂得其國而安定之。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

林水藍尹疊。尾杜楚涉其帑。奴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

之。士望曰賞鄭懷而欲殺疊畏大仇而快小怨也。非于西幾令國法倒施。諸臣反側。子西曰。子

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主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

前惡。杜過也。○移文熙曰。藍尹涉帑不與王舟。即昭王

晉之豎頭須不知何以自解。國語頗有解辭。終亦難通。典

遂以子西之言赦之。賢乎。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

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杜九子皆從。子西

曰。請舍懷也。而子西何以諫殺疊乎。王曰。大德滅小怨。懷後必有

定亂之功故賞觀大德二字亦可見○陸榮曰道也魏

昭王賞副懷其以楚國未寧而以是安反側耶道也禮

道也賞之過矣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

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杜即蔓成然以有德於其又爲

諸遂逃賞奇人高人忠臣大臣申胥一人兼有之○包

賢秦際不廢此無乃矯乎夫申胥以立哭秦庭七日夜

而秦始爲出師皆至性所激出於常情常理之外事定

受賞則向日之痛哭消於一賞翻覺無味故申胥之逃

逃于哭也○吳正名曰申胥以一哭而辭賞葬翊不以

一哭而辭官吾師此等議論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

皆推究情理到最精妙處鍾建負我矣辭正而婉情貞

以爲女子遠于萬丈夫也鍾建負我矣而篤賢女子也

余曾擬新婚以妻七計鍾建以爲樂尹杜司樂王之在

二章以寫之反

三身至止以定反

卷二十一入鄧七

二

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杜路以保安國于脾洩。杜楚

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杜此與假靈王之尸浮而葬之同妙。聞王所在而

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杜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

知。子西曰不能如辭。杜自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

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杜用人全

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

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杜林子西保余亦弗能也。杜以前許

事體至此忽牽引受戈一事作結。有意無意古人結構往往如此。

朱子曰使吳於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



徒分定楚地撫輯其人民請命於周明正楚罪而以  
其地分賜有功之諸侯則霸業可成雖以繼桓文可  
也而何其不然哉○魏禧曰如此尚不止於桓文矣  
滅楚之後凡楚所滅國興而復之無人者以其地賜  
有功諸侯可也○按伍員報楚班宮見於左傳鞭平  
王尸見於史記而申包胥譏其無天道之極後之論  
者有言平王殺奢雖非其罪然以君殺臣子無復仇  
之義或言平王無道而奢忠以小過誅其良賤五十  
餘口崇君奔狄望報情急固不可以尋常君殺其父

論者二者之說要如聚訟吾季子禮論之曰員之仇不可以不報其所以報則非也使子胥入楚能撫綏其民求無極與平日之蠱王而讒奢者生者殺之歟者戮之以臨祭於父兄之墓載其喪歸諸吳請諸吳王而崇葬顯祀之此其于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皆可以無媿矣而乃班宮鞭尸以快意肆志是再不臣於吳也此論得之○又按子胥初言我必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存之則包胥初未嘗以員為不當報而特罪其鞭尸諸事耳

賴韋曰吾師詠史詩云以武而視陵如人視犬豕觀其別陵詩繾綣乃如此蕪武不以降胡絕李陵申包胥不諫子胥之報楚想見二人當日傷心處令千古人墮淚

彭家屏曰子胥有言吾日暮途窮故倒行而逆施之是入郢鞭屍之事子胥已自知為不順矣後人紛呶之論曲為回護總屬多事

文子諫追魯師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杜胥靡周地周僖朝因鄭

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匡鄭地

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

禮按季孟非釋小何以爲其所使

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杜陽虎將逐三桓欲

使得罪於鄰國○衛何以縱人師之出入而無禁

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

杜衛嬖大夫

追之公叔文子

杜公叔發

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

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

杜衛文公之鼎

成之

昭兆

杜寶定之鞶鑑

杜鞶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西方羗胡猶然古之遺服

苟可以

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

林諸侯苟

有憂恤

魯侯者將以爲之質

杜納昭公

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

以小忿蒙

杜覆

舊德無乃不可乎

穆聞之曰老成之言足以動人以小忿而

蒙舊德交道之薄正坐于此

大姒

杜文

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

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

林言此不假道皆陽虎所爲

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杜不伐

夏季桓子

如晉獻鄭俘也

杜獻此春取匡之俘

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

之幣

杜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

晉人兼享之

杜賤

不復兩

孟孫立於房

林更

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

居魯而息肩於晉

彭士望曰忽

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

有如先君

杜稱先君以微其言

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

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

其覺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

杜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

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今晉素知之

彭士望曰從文子口中補出靈公爲魯昭急難一段

至意事雖未成義難泯滅

子西遷都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累

杜闔廬子夫差兄

敗楚舟師獲潘子臣

小惟子

杜二子楚舟師之帥

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

以陵師

杜陸軍林舟師於以

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

乃今可爲矣。

杜後可知治懼而

於是乎遷郢於都。

杜若郢故曰遷郢

于郢也

而改紀其政。

杜紀其政而理之

以定楚國。

杜楚賴子

安西以

魏禧曰此與范文子憂勝楚同道

晉執樂祁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

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

杜以與公言告之

陳寅曰。必使子

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

子立後而行。

杜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

吾室亦不亡。

林已

為先人立後。故雖身歿不亡其家。

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潤。

杜祁

之子見於君。立以為後。

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

林干楯也。以楊木為之。

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

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古禍。弗可為也已。

杜知范氏必恐將得



禍○稽按陳寅數語客於人者宜三復○又曰寅然子何以不早諫豈卒然飲酒而獻之寅固不及知耶然子

歿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杜以其范獻子言於晉侯曰

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

討也士望曰題目自正乃執樂祁罪不勝誅○又按祁

大行晉人止其尸以求成

張洽曰諸侯惟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

懼不來而大夫黷貨賄事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

得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

彭士望曰疆國大臣分黨樹私客最難為惟子產處

之裕如○禧按子產時晉政出於一而多賢大夫故能行其志

彭家屏曰一使臣耳昔主范氏今主趙氏其形跡之間誠有所不便矣然樂祁初意未必遽主簡子因簡子逆而飲之酒投分杯箸之頃遂有楊楯之獻而卒主於其家以是賈禍也聖人所以致戒於偶爾因依者歟○楊楯兵器不應獻之私家與者受者均毋過歟宜其來讒間之口也

衛侯叛晉

晉師將盟衛侯于郭

專澤

杜就衛地盟還

趙簡子曰羣臣誰

敢盟衛君者

杜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欲推辱之

涉佗成何

杜二子

曰我

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

杜盟禮尊者泄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泄牛

耳故

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

杜言衛小可比晉縣不得從諸

禮將歆涉佗按

子對反

衛侯之手及腕

杜按搆也血至腕

衛侯怒

王孫賈

杜衛大夫

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

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杜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

衛侯欲叛晉而忠諸

大夫

林恐其不從已

王孫賈使次于郊

林衛侯共賈謀以重大激國人使怒而叛晉

夫問故。

杜不入國之故

公以晉詔

杜不語之且

曰寡人辱社稷

其改卜嗣寡人從焉。

杜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

大夫曰是

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

與大夫之子爲質。

杜爲質於晉

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

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

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

杜苟衛有侵伐之禍難亦必爲

工商之患使工商皆

行微激國人皆怒

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

杜期

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

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

杜尚可竭其材能以戰

賈曰。然則

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人請改盟。

林

亦自悔無禮故以改盟為請

弗許

魏禧曰：惠公以卜貳圍激晉靈公，以改卜嗣激國人。阿骨打勞面慟哭以殺我一族，激部衆卒皆得其死力，激之術大矣。

彭家屏曰：主辱臣死，義也。衛侯郭澤之辱王孫賈，苟以此義告之諸大夫，共絕晉人，豈不光明正大哉。乃計使衛侯次于郊而不入，而有改卜嗣之請，改卜嗣豈衛侯之心乎。凡事之不出于本心者，皆詐也。而以

語諸大夫是以詐教也向使諸大夫不為所激皆以大國不可絕為辭為衛侯者將入國乎抑果改卜嗣乎漢初諸呂欲危劉氏太尉勃入北軍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後人非之以為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不如直驅之以義而已衛侯不驅之以義而詐其諸大夫與其國人是豈君子之所取乎

陽虎作亂

季寤

杜季桓子弟

公鉏極

杜公彌曾孫子族子

公山不狝

杜費

皆不

得志於季氏

叔孫輒

杜叔孫氏庶子

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

杜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

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

三桓

彭士望曰。何不以致討。

以季寤更

庚

季氏

杜桓子

以叔

孫輒更叔孫氏

杜武叔

已更孟氏

杜陽虎自代懿子

冬十月順祀

先公而祈焉

杜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

辛卯禘于僖公

杜辛卯十月二日也

于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將享季氏于蒲圃。

而殺之。戒都車

杜都邑

曰癸巳至

杜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

都車攻 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

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

孫以壬辰爲期杜處父期以兵救孟陽虎前驅林楚御

桓子虞人以鉞普皮反盾食允反夾之林虞人之官

桓子陽越杜虎將如蒲圃桓子咋仕詐反謂林楚

林桓子覺其景象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林言汝先人

爾以是繼之杜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

曰臣聞命後杜猶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林若

必速召 其效 歟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



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杜言必往孟氏

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杜孟氏支子築室於門外

注竇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林楚怒馬及衢而騁杜林

怒其馬及通達之衢杜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杜季孫

而馳騁以走孟氏杜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杜季孫

乃開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杜叔孫

子州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杜處父

仇也杜期以壬辰故帥成人自魯杜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

東城之北門杜又戰于棘下杜城內陽氏敗陽虎說杜甲如公宮杜示

畏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杜

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微，必何暇追余。

林微也

虎知魯人素畏已出，奔方喜免於微，名而效何敢復追。從者曰：嘻！杜懼聲速駕，公斂

陽在。林即處父言其必來追也。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杜畏虎陽欲

殺桓子。杜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杜不敢殺子言寤季

辨周徧也舍爵於季氏之廟。杜徧告廟飲示無懼而出。陽虎入

于謹，陽闕以叛。杜叛不書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杜無

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杜器用者謂物之成

器可為人用者也。得用焉曰獲。杜謂用器物以有獲若六月，伐

陽闕。杜計陽虎使焚萊門。杜陽闕邑門師驚。林魯師見火起故驚犯之。

而出

林陽虎犯師而出

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

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

杜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

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益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

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也。

杜晉

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

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歿。已於是乎奮其

詐謀。

林將以圖齊

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

魯國。而求容

林容身於齊

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

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

林魯得免

其疾

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

臣專至也。少定

卷二十一 一作亂三

二七

願東

杜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

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

車鏤

若結反

其軸麻約而歸之

林陽虎盡借所居邑人之車刻其軸使易毀折以麻

約縛刻處而歸之

載葱

初江反

靈

林輜車名益車之有障蔽者寢於其

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

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杜受人故

夾谷之會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杜即祝其也。

孔丘相。

杜儀。

會犁彌。

林齊

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

禮按便是武人見識。

若使萊

杜齊所

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

退。曰。士兵之。

杜萊已滅故

杜今士官以兵擊萊人。

兩君合好而裔。

杜遠

夷之俘。

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杜盟將

杜盟將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

林齊君本心

齊侯聞之。遽辟之。杜辟去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

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

無還。族杜魯大夫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林即鄆謹吾

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邱據。彭士望曰妙在

謂梁邱據若伊川考亭必引孟子右師家法不肯交一言矣王文成交張永頗得此意曰。齊魯之

故。杜舊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

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杜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

也林禮器用于廟庭宗廟不可出于國饗而既具。是棄

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杜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

用秕。鄙稗皮賣反君辱棄禮。名惡于盍圖之。士望曰四夫

字獎激

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杜陽虎九年以此奔齊

彭士望曰：梁邱據得聖人一交語，多少光耀已傾身爲之周旋矣。安知歸田不得其力。○禧按：夾谷既會，齊侯謂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得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景公於是歸魯田，可知此會孔子有平仲爲內主，即用梁邱據亦當由平仲得力，不得草

草看過謂聖人開口半言齊人遽服也若誤理會便  
大誤事



駟赤走侯犯

初叔孫成子

林不

欲立武叔

林州

公若藐

杜叔孫

固諫

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

杜叔孫氏之

使賊射之

林

公若

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

穆按先既固

此而不自亡以免歟尚

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

若弗能

彭士望曰侯犯非不能殺公若固

其圍人

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

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

杜僞爲固陋不知禮

則可殺也

士望曰圍人中乃

有刺客固出不意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

杜見

已已逆呵之鱗諸殺遂殺公若此間不容髮之時一語猶多觀秦王國窮七首

吳王亦用劍刺之此倉皇即起所以不能副侯犯以郈叛武叔之命故叛武叔懿子

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

杜掌工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

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杜詩唐風揚水卒章四言

曰我聞有命○士望曰隱言心許已叔孫稽卒駟赤謂

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杜居齊魯之

事齊不可謝文游曰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謝文游曰

懼之使其胸次亂而後有地步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

着者俱不以他人圖

犯而以犯圖犯所謂

入虎穴以探虎子稱

心而出門  
是者如此

言於郕中杜詐為齊使言○禧按曰侯犯將以郕易於

齊齊人將遷郕民衆兇懼文游曰最是布散訛言足以

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效也猶

是郕也而得紆焉何必此杜言以郕民易取齊人與郕

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文游曰又且盡多舍甲

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

於齊齊有司觀郕杜度其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

至矣郕人大駭介杜因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

射之杜何為侯侯犯止之赤料得此曰謀免我侯犯請

左專淫且少定  
卷二十一 走侯犯二  
三三

三三

行許之杜許之杜人杜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

人閉之杜後門杜其杜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

司若誅之羣臣懼歎文游曰出而詰甲亦是駟赤曰叔

孫氏之甲有物也杜識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

與之數色主反杜數甲以相付士望曰步步逼駟赤

止而納魯人林納師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謝文游曰凡據邑以叛者其心必怯若攻之急彼惟

有死守而已從中惑亂其胸次俾其激怒民衆或播

虐士卒則不旋踵而敗矣

魏禧曰駟赤此舉有閒着有急着有穩着有險着有先着有後着有進一步着有退一步着而尤妙於閒冷處伏緊要進步處留出路令侯犯入其局中而終身不知也赤與觀從一定變一生變皆古今鑿空造奇第一能手

趙鞅殺邯鄲午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杜前年齊爲衛伐晉夷儀

初衛侯伐邯鄲

丹午於寒氏。

杜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

城其西北而

守之宵燔。

杜宵散

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

門殺人於門中。

杜衛開門與午斷故殺人于門中

曰請報寒氏之役。涉

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

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

杜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以示整

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

杜圍衛反役

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

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

杜涉佗拔衛侯手故獨執佗衛

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

必不鈞。

杜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

遄矣哉。十三年春，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

家，吾舍諸晉陽。

杜趙鞅邑十年鞅圍衛衛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諸晉陽

午許

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

杜衛以五百在

邯鄲常馮是故與邯鄲親

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

之。

杜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

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

杜

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

杜鞅

不察其謀故怒而囚之

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

杜午家臣欲謀叛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三子唯所欲立。

杜午與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杜午涉賓以邯

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

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杜午之母荀寅姊妹故曰甥。杜

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杜將攻董安于。杜趙

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必爲

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杜懼見攻必傷

杜曰。擔當不忍害民。念頭尤好。請以我說。杜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趙孟不可。秋。

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

杜臯夷側室子

梁嬰

父嬖於知文子。

杜荀躒

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

杜韓起孫不信

與

中行文子

杜荀寅

相惡魏襄子。

杜魏舒孫曼多

亦與范昭子

杜士吉射

相惡故五子

杜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子趙簡子魏襄子

謀將逐荀寅而以梁

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

曰君命大臣始禍者必載書在河

杜爲盟書沈之河

今三臣始

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

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

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

杜高彊齊子尾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林言必三折

其臂歷病痛多者然後  
深知良醫治療之法  
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

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  
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

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林以趙

請復趙氏杜經

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林非始禍

所以書趙鞅歸錄晉衰亂以見

三家分晉之始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

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先  
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  
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

於。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

杜使討

趙孟患之。安于曰。

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

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

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

杜荀

從。趙。孟。盟。而。後。趙。氏。

定。祀。安。于。於。廟。

林祀于趙氏廟報其忠也

穆文熙曰趙鞅殺午非其罪激成荀范之禍始禍者

非鞅乎乃荀范出奔而鞅以韓魏之請得復其位則

晉為無刑矣後雖假罪安于尸之於朝能誰欺哉

魏禧曰董安于性緩嘗佩弦以自急然安于在趙歷

官盡其職而多戰功又毅然以歿衛趙氏真剛烈丈夫也求所謂弛緩於事者一不可見於此知古人自識所短能學問以變化其氣質如是

墮三都

仲由杜子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杜費郈成疆盛將為國

士望曰大作畧程明道為王安石條創杜於是叔孫氏墮

司判官伊川不列于行狀手眼低怯杜志於叔孫帥費

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杜費叔孫輒杜輒不得

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

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杜仲尼命申向杜須樂頎杜祈

魯大下伐之杜仲尼時為司寇○士望曰聖人一出用

也宜陳同父譏之為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

瘦痺不知痛癢也杜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

左傳墮世少定卷二十一墮三都三

人必至於北門。

此語亦不謬。成在魯北竟故。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

成是無孟氏也。

子偽不知。杜佯

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

圍成弗克。

按明年孔子由司寇攝相誅少正卯政教大

志期月成將不

圍而自墮矣

史鮪言戍亡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

杜欲令公

退見史鮪

杜秋

即史

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

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

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杜能執臣禮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

於難上下同之杜尊卑皆然戍也杜文子于驕其亡乎富而不

驕者鮮吾唯子之見杜我之所見唯有子耳驕而不亡者未之有

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

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杜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

戊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戊與其黨故趙陽奔

宋戊來奔

杜終史  
魚之言

胡安國曰富者怨之府也使戊積而能散以財發身  
不為貪人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尚庶幾乎○禧按文  
子聞史鰌之言不思散財以自損以保子孫可謂不  
知戊也不足責矣○按史鰌以直聞不能勸文子之  
歸邑如黑肱何哉然後知散財是難事勸人散財是  
極難開口也嗚呼令尹子文晏子黑肱為不可及也  
已



家鉉翁曰戊也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

彭家屏曰洪範之五福二曰富易家人之六四曰富家大吉聖賢豈教人淫享所有以爲厚福哉蓋以富者爲善之資也如家既饒裕便興禮義周貧乏席其所資孳孳爲善此一富也吉孰大焉若富而不好禮積而不能散政聖人所謂漫藏誨盜老子所謂多藏厚亡其凶甚矣尚何福與吉之有乎公叔戌不知此義宜其及也雖然戌不足責也文子賢者而以禍資

貽其子獨何為哉

越敗吳闔廬

吳伐越杜報五年越越子勾踐杜越王常禦之陳于檇李

勾踐患吳之整也使疾士再禽焉杜按再禽當是禽吳

註未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杜以劍而辭曰能使

罪人自言自到如是非以重賞及其子孫必有重刑及其妻孥以牽劫之也二軍有治臣奸

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外遂自到也師

屬之目林吳師怪其所為皆注目而視之越子因而

伐之大敗之靈姑浮杜越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

其一履杜其足大指見斬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

逐失履姑浮取之

杜闔廬使人立於庭。是勾踐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

忘越王之殺而也。林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

越。林為哀元年吳入越傳○情急如此

必三年乃報舉大事者可以觀矣

鍾惺曰夫差亦是古今一好男子赦越王亦不失帝王之度觀吳越劉項勝敗見古今無慈性帝王

子貢論執玉

十五年春邾隱公

杜名益

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

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

杜玉朝者之贊

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

者皆有歿亡焉夫禮生歿存亡之體也

林歿生存亡皆係於禮如人之

有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

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

杜不合法度

心已亡矣

林之心

爽先亡

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

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杜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

夏五月壬申公

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彭家屏曰詩三百篇言威儀處最詳禮雖漢人所記  
多古禮之遺舉動之間雖小必勅春秋之時世亂極  
矣而當時賢人君子於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之節猶  
致意焉可見文武周公之道澤未盡泯也子貢觀兩  
君之執玉而知其將亡北宮文子觀公子圍之威儀  
而知其不終益知當時之所講求者深矣詩不云乎  
人而無儀不歿何為豈不信而有徵哉